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六十五冊

黃山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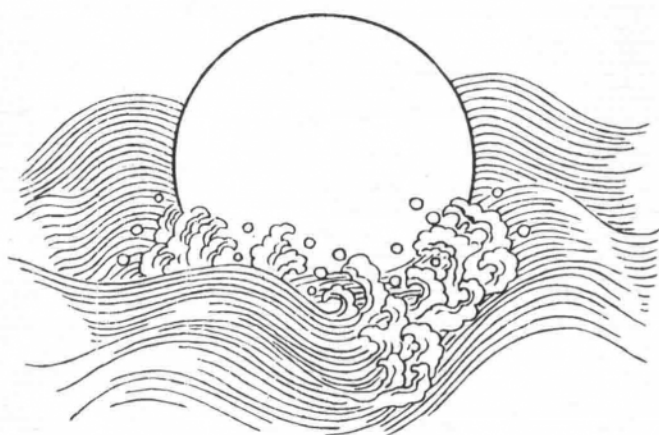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六十五冊

黃山書社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一

賦

東山草堂賦有序

吾友劉先生時雍居華容之東山之中峯左右盤據與舍後山相峙山麓有塘上有舊址方數武疑昔人臺榭地先生少時為草堂一區先大夫松岩封君以按察副使謝事其間先生出入仕途三十餘年堂就圯手所植松竹皆已長茂每欲歸而莫得遂也比以戶部侍郎得謫歸將葺斯堂而居之以告于予予先生同年友見其勤積聞望焯焯在人耳目又錄

文後一

先幾勇退保躬完名皆予所不及者獨其志趣所在則然知之而愧予之辭不足以張之也曰詭客語作東山草堂賦

東山居士行自京師將歸于故園涉泱泱經嶺屹梯瓦礫蔓蕭蕭葺草堂之舊構啓衙門之幽闔于時洞危無波萬里一碧飛鴻倒影下映千尺長林落水響應川谷高山大壑俯仰寥廓嗟吾生之歸來寄一感于今昨乃進子姓而告之曰吾今而得返于斯也蓋方舉甲第登即曹北窮幽荆之墟南盡楚粵之郊重省凝目蘭臺碩霄高居迴瞰遠絕塵囂而或江颺夜

歲星輶晨驚水宿風餐水行雪度呀豺虎之噬人莽荆榛之窟非驚突黔之廉定寧旦昃而不顧念王事之艱幸歲歲華之遲暮眉顰為之莫展領髮為之重素幸吾堂之尚存恍風景兮如故統謂三紀之餘數千里之外望斯堂而歸歟且堂之始作也吾祖遺其基吾父締其規模雲夢之名勝攬荆衡之幽奇人與地而俱靈幸臨年而屢移吾嘗植松為林種竹成岵旁引烟霞上藉風雨傷俗駕之於泮慨山靈之無主覽物象于摩動悲乾坤于一旅時偶得芳哲息聊斯堂兮容與欣壯雅之相從若有感乎斯語于是發髮

文後一

曳杖載游載歌相出暮還左挈石摩天懷之間此樂孰多人生適意者即其他客有過者見而問之曰子非洛河之中丞乎非紆邊之貳卿乎胡不軒蓋是擁而布衣是嬰也居士不勒容穴就退如有歌聲出于戶外者其辭曰吾山兮在東吾堂兮此中吾不歸兮將安從又曰少而行兮老則歸稅繡服兮被荷衣今吾故吾兮何是非人不吾識兮天吾知聲未竟客行已遠不徒悉聽也賦而識之以告知者

後東山草堂賦

時雍先生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致仕予為作後東

山草堂賦懷舊謠也蓋自和治戊午之十月至正德
丙寅之五月而茲賦成焉

東山居士再自京師而歸也乾為坤夷風恬日照山
將水迎猿欣鶴嬉藏萬類之咸遂嗟行余之及時知
驚颿于陸海解故繫于天羈爾其而過順平涼生秋
妙心送馳波皆決飛鳥旣駕乎九達之衢振衣乎千
仞之表條雲開而霧散詠虛夢之初曉覽宇宙之無
窮逮吾生之未老昨邂逅以遺世聊閑閑而却掃客
有剝啄之聲微于戶內者居士曰子其誰哉客曰曩
昔之歲過門而同聞歌而去者也乃与之坐而語曰

文後一

三

子之不相聞者九年于是矣茲者惠然過我其有謂
也耶客曰昔子之來之章蒙布裘以木石為屏與漁
樵者游爾後我還爾歌我酬自君之出矣水錦食肉
駟馬高蓋朱丹其轂奔走屬吏控制藩服絕我趾于
雲泥貴爾音于金玉幸逸足之可攀座前盟之有續
云尔居士曰噫噫噫是誠何心哉當天事劇崩海志
移山林觸炎埃之勃鬱歷遠道之崎嶇身有所不致
潔口有所不得瘠詔使指至天威載臨膏肓庸
于鞭策起廢疾于呻吟固欲趨嚴裝以赴召向國
門而挂簪及于預連帷之密命取側席之虛謀

責負山重思同海深思趙宣之假寐惜陶侃之分
陰已而抱號弓之往恨聽擊壤之新音聞寒暄之代
謝懷止旦之規箴懼血氣之既衰為富貴之所淫涼
今之不能為昔者之不得為今也客慙然久之曰
吾儕細人朝褰夕旅觀山而不窮其巔望海而不極
其原以繼為終以牙為難寧獨知大美不調大
玉不琢招之而莫致其未挽之而不見其薄此賢者
之不可測也行斯言之則然遂為之歌曰楚之水兮
荆山之佳人兮不還翩然兮歸未殫豈先兮弄潺湲
彼世間兮何物吾之樂兮吾天又歌曰桂棟兮蘭房

文後一

中

君時來兮此堂山可履兮水可航彼胡為兮天一方
歸未歸未兮樂不可以極願從子兮徜徉居士莞尔
而笑曰今日何日叔吾今吾出我處我天乎人乎呼
我者應以為馬愛人者必及其鳥疑我何係見我何
粗獨斯堂之在山終不改于厥初不與執而推遷不
隨時而毀譽匪是物之有恒吾何恃而歸歟于是奉
酒屬客亦大噱歎雲漸開江月將落道遠象外偏
仰磻磻居士達觀靜思蓋將後天下而樂也

石琮賦

邃唐楊先生應安先生居雲南其地曰石琮及將寓

已陵下葉京口皆名所居其入而仕于 朝出而官于外揆述題識亦以空名繫文字間示不忘也予嘗泛太湖渡長江雖未獲觀所謂石淙者愛其名悉其所為懷為述短賦主于體物叙事並比興之義固不敢擬古作者然同心之言同聲之應君子或有取焉其仁先生之意也哉其辭曰

聳山骨兮峭嶸中隱峻兮水聲初賦謂以旧漏忽碑
研芳鏗鑄或在遠以疑近恒目昏而微明感天机于一觸衆賴為之不鳴信江南之絕境乃物類之至極披瀑布兮可擬曷蹄涉之足称爰有三南居士比象

二卷一

三

引象取石淙以為名客漫湖南而過者曰此非洞庭之波乎碧浪千頃青山一螺揖靈秀于衡岳激清風于汨羅昔子之阮阮升未降未歌興懷于某水之丘寄跡于此山之阿校風景于蒼茫繁孰寡而孰多居士不答如茲踪何又有自滇南而未者曰此非昆湖之滸乎平地仰噴極天下垂建長江而直指瀚海而回睇昔子之乃祖乃父生斯聚斯倏星移而地改方挹彼而注茲訝江山之不可復識抑曠曼而曠非居士乃慨然而歎曰嘻有是哉吾固知石之為石淙之為淙也吾方手拊鐘鞳耳聞春撞應噫氣于大

塊引希音于清商挾涼飈以助爽與皓魄而爭光達大觀于無外諒至美之難沒蓋將濯纓乎萬里之流振袂乎千仞之岡若乃東山在吳以蒙舊邦東城在黃遂名四方投二東者之偉蹟豈三南之教望且夫石者吾知其為堅淙者吾知其為激匪徒觀物以適懷抑亦將身而比德蓋將礪我粗鈍錫我宿癘滌塵垢于七情激芳華于六籍嗟人生之有涯見道體之無息披羣分而類聚何物非芳太極殆不知石之為淙之為石也于是二客携酒與琴游于淙上荆班雜坐林歌遙唱比南俱失賓主皆忘慨聚散之殊塗

文後一

六

顧行藏之異尚三人者各適其適渺不知其所御也

奎文閣賦有序

闕里宣聖廟舊有奎文閣以貯古今圖書在大成殿之前右禮之南金章宗重建規制頗精 國朝置衍聖公府其屬有奎文閣典籍一人凡 朝廷有事于廟則禮近香幣度于閣中以候行事即治已未廟災而閣存工既就諸殿廡園而皆加于舊按察金事黃君繡謂園獨弗称欲撤而新之衆議謙然以為叔物不可廢黃執之益力此極都御史徐公原實主之閣成高八丈有奇略与殿等棟宇相埒金碧交映向之

譯者始翕然歸之稱全功焉東陽奉勅祭告乃登
于菴閣欲賦其事未暇也徐公既購書數百卷付衍
聖公聞韶令典籍徐世忠守之四方藩郡聞而政者
日益富徐公使告于予曰閣不可買也乃為賦之黃
君自布政使張君泰刻石京師令批撫都御史朱公
欽批樓御史曹君來旬立于閣中時闕里志已梓成
提學副使陳君儒刻而附之卷末

偉新廟考既宮突高閣考而空海之石考山之東極
瀕溪考爭寵趨納沆瀣考起鴻濛表日觀考未天風
忽秋令考始肅見奎星考正中初提倚考欄前暫柳

文後一

七

細考戶外殿庭考巍哉與菴閣考相為序碑矗考林
立壇屋隱考如蓋昔金源考始構矣最序考更代欽
軒楹考未燼終瓦礫考浮槿及輪煥考鼎成禍寇蒙
考咸萃覽旧跡考無餘操粉根考一檜吁嗟乎靡碩
考娉娉投齊雲考落星帳望考怛營或籌邊考見京
夫豈若觀美牆考故宅誦典則考遺經宛嶠斗考孔
壁恍金絲考魯聲感春秋考絕筆憶詩礼考題庭存
奇文考稽史脫塵缺考秦阮藉神思考呵叢閣山川
考錫英乃有草編考竹簡石墨考溪藤汗牛充棟考
不可以數計又奚問考何名出并考青兗渺宮牆考

俱存

文後一

八

在眼景行考高山每為憾考不踐金書考玉節率君
生考未晚漸秋宵考愈添恨夏日考猶短仰聖道考
弥高思古風考斷遠閣千載考一時會一概考不滿
瞻逸駕考可攀高顏使考在執嚔嚔靈有地考傑
有人賢有象考國有賓下厚土考上高曼執倒景
考離塵終博典冊考窮皇墳屬夕惕考求朝問望徒
析燕至考隱義辨歌亥考疑真訝雨粟考天半降青
萊考夜分蓋方舞干羽考七旬編絃歌考八根占聚
緯考周髀聽圓橋考成均殆將興考吾道庶不朽考
斯文巍乎高哉勢不可以極茲閣之名考並列宿而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二

序

送耕隱徐公還宜興詩序

東陽舊從少傳誼翁徐先生後岡厥祖太守府君及厥考漁隱翁之賢道始發識其叔父耕隱公則知為府君中子也蓋府君有子五人漁隱父子以為大宗公之生僅長先生一歲與同庠塾同筆研既習舉子未有以試也及見先生以進士及第入翰林則盡棄其業不復求仕惟守故廬治先墓以力田教子為事游不出百里旅不過信宿雖客途南都足跡不一至

文後二

世之所謂公卿大夫非執麾秉節方鼎而禮訪者未始与接也墜先生歷者曹入臺閣踐孫卿之位以一品誥封及三世公与有榮寵而欽退自若不欲以門閥華行加于人獨自念遭盛時生貴族而未嘗睹宮闕之壯碩都市之繁庶執文玉帛之盛大乃買舟北上以償夙昔願其俸袍角帶長揖緩步雍雍曳、猶有山林之風焉時先生方重倫收族置義田修家乘推所以事父者以及于公懷思數年而輸之一旦禮義之交雖心膈之相訖無所不用其極者君子蓋兩賢之公既閱月翩然南還與馬之送某于

門杯祖之張羅于野凡颿月擢容與而歸播明聖之休風談非平之盛事舉平生所未見而一愜于懷豈非天下之至樂哉由是而敦率子姓化行鄉黨靡然為老成人則固不必登華步要得志行道如先生者然後為賢也抑又聞公以明年正月初度壽躋七十時乎歸哉其所以享色恭于庭闈施禮播于階祀娛心志而延歲年者殆亦兩在紹陽之田是以種穀荆溪之水足以釀酒高居腴壤隨所欲而無不遂然則公亦何求于世而天下之物為之以累其中耶議者以為江南文獻地詩歌文字之作可以陶情

文後二

而適志或其所不鍊無好者大贈人而以其所不好於不贈也于是分曹而賦之合作閣之矣若干人一篇成軸以饒公且為公壽而東陽序其首

送國子助教羅君致仕序

泰和羅君舜臣舉天順己卯鄉貢兩歲場不問明年庚辰上禮部得乙榜乙榜之士創年二十五而上不得解教官君時甫二十三賴拜青田縣學教諭青田舊乏科目而教諭例必舉二人乃得升秩君所教士連得舉九年以成績告擢安慶府學校教授授所舉例必得四人而安慶士亦不恒有君又以績告乃內

遷國監歷兩京再命以至今官時其子欽順進士及第為翰林編修同在朝籍居京第不數月其父子欽德欽忠又同舉于鄉薦書至君曰吾可以休矣即上疏乞致仕致仕例以七十為限君之年僅六十耳夫取之廉者其予必輕進之雖者其退必易觀人之始可以知其終也今之仕者苟有所避或減年以幸其免苟有所親或減年以幸其留充其念自少至老而不能變蓋患得者未有不患失焉者也乃或矯情制欲有所激而為之而日改月易消鋒委靡以終于不自振弛上多矣如君之廉取易退慎始而保終

文後二

三

者幾人哉且官之責任有小大輕重而人之才力亦不同彼汲汲于進者惟其力有所不勝猶疆圉負荷至于顛覆債敗終無益乎其身而後已其有進抑缺括寧使吾之有餘而不受人以我為不足竟以成其功而保其終如君者又孰得而執失邪況君子之道將以成物不能以必成必吾之得與地有所得焉而後可遂其以不得為者弗與也君由是及郡隨所得故皆能竭心力著功效則其去也不可謂非成功而退上豈忽于恒事以為簡果于肥遯以為高者可例論哉然則君之賢其可以觀矣乎若孔部得欽順

之文奇其才及在翰林問君之賢而未始見也君之行與其子同官者編修徐齊和筆選之國門而為予以辭故書之

東瀛遺稿序

吾友東瀛劉先生既捐館經子禮部郎中垣稱其遺詩文若干篇手錄成帙將刻梓以傳而後序于予予撥涕終讀為之悽然掩卷以悲曰先生之文固止此哉蓋先生始以經學魁天下名翰林高才博識肆為豐溢奔放之辭雜文歌詩哀不渴及讀禮之餘日就超詣則由博歸約欽華就實益為簡潔峻絕出群

文後二

四

之作觀其志直欲追古作者故雖一時快意適興之所為瞬息信宿已自不滿片紙斷墨不悉存錄今所擇者僅十二三而止然知者于此亦可以觀矣先生取必明決每權衡人物論國家天下事慨然思有以大施于世使之遇盤根有重負必能振厲風節揚勳績于無窮其于制作蓋略見之矣顧為憊忌所中疾疢所困年僅踰四十官不過六品編摩考校之外無由自試所恃以不朽者惟文耳而文又弗盡其蘊則世之知先生者豈非僅得其粗也哉且自唐宋以來狀元之選特而隆重考德校業良上雖乎其入如先

生者名實交副方為時望所屬而不幸此大夫士無間識不淺皆為悼歎不能置然則天下固知其人之況其文乎文之傳者以人不以官先生之文宜不待科第而後顯官不暇論也先生子彬蚤夭後子某為之後桓及南京刑部主事杰皆以家學繼舉進士而斯文實于是乎傳先生其可以少嘆矣夫子辱先生榜末固嘗為天下慟之地名斯文宜不獲置亦以附徐君心許之蒙云尔先生諱教字敷五吉水人東瀧其所自號天順甲申狀元官至翰林侍講文之收于四方者尚多他日庶有續焉

文後二

五

洛陽劉氏族譜序

洛陽劉氏族譜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晦庵先生所自作也劉氏始自閩封之太康元有仲襲者生二子長諱教祖為樞密知院次諱紹祖為順德路總管總管二子長諱玉次諱崇值世亂不復伯太康從母翟依舅氏于洛陽入國朝始占籍以居二子長諱寬次諱亮舉鄉貢士累官三原縣學教諭四子長胤次先生名捷次信次偉先生二子長素早年次東舉進士今濟甯由起始祖而下得五世而太宗之派莫知所在羣從子姓總以上係數十人

蓋自草昧以來戎馬交馳中原文獻類多喪失先生嘗聞之曾大母僅得其世系名爵又于官報所徑披訪遺跡亦間有所得恨其久而益忘乃用歐陽氏例為譜圖而傳之且引于其端既乃視東陽屬為序甯惟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皆以佐天子治天下家之有譜形國之有典籍也典籍不具不可以為國具而不實其弊頽有甚焉者惟家亦然自世本不作譜局不置而天下之宗法遂廢其為譜者或又傳會冒妄纂華貴而諱寒賤君子以為不足行則并其實者疑之譜所以傳行而反召疑則雖無作可也此所

二卷二

五

謂莽也且姓之難辨者惟劉与李言李者悉出隨而言劉者悉出勃城旧有是弊矣唐劉知幾撰譜學者服其博采河南劉焯十世之譜具存此蓋其最著者而今皆不可考已況其他乎先生以實學篤行生明聖世為大臣元老方使朝信道工信度史行事以施實政于天下族譜之修亦移忠教睦之端也東陽在鉅閭從先生後獲聞緒論于姓氏之辨尤嚴故其為譜惟斷自所知惟太康之近寧瀾焉而不敢及其嚴如此然譜之所為重必先賢而次貴若教諭公之厚德善教固將有傳焉況先生官至一品贈諭二代

所以望天下而祖後昆者又恢乎其有餘地彼胃安之徒雖世累千百惡足以相輕重哉東陽恒惠吾譜之難欲脩之而未敢作于先生之譜有感焉于是乎書

送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倪公序

禮部尚書青谿倪公莅部事十年將以二品滿三載矣間嘗念金陵田鄉不得時會南京兵部尚書閣吏部暨諸大臣遂以為面務所繫罔望才力惟公是稱時在豫列避不署名既上上意若曰是惟予禮官之長式克佐朕以治神人宣

文後二

七

教化不可吏去左右故不果已而南京吏部又闕上洞察公情知其來於南也意又若曰在惟予祖宗根本地是官也實長寮不可以簡遠是忽乃命公且念公青官舊學勞績久弗錄特加太子少保以行時僅浹旬而先後異命大士之仕于朝將可京師者聞公去無間識不識皆駭且惜之及見加官之詔于是曉然知聖意所在又相與崇公之行無異禪焉夫所謂大臣者必其身足以任天下之事如大車之載大川之濟有餘力而無遺憾然後為錄非若分一職領一務苟可以塞其責而止者之為也

今官冠于六卿儒者之極也秩至于官保蓋公孫之重出乎常格之外者也得之而人不以為過又從而惜之今之面都皆宮闕所在臺省之並置百辟之所具瞻者未始有異也而論者猶疑其在彼而不在此豈可以強而致哉蓋公以世臣家學勵志砥行名于翰林入侍徑幄數對宏暢為講官第一出理曹務引據精確不為群疑所奪及其表儀朝著謀猷廟堂凡米玉立論議英叢才者讓其德賢者服其善皆隱然特以為重維欲釋之有弗餘已者亦豈非夫人之至情也哉或以為君子之廢劇曹居重地惟兩

文後二

小

欲為而未盡遂則憂患生焉乃若赴逸而舍勞脫繁而就簡去人之所不忌而我之有條者固存又加以山川之佳碩鄉里之榮耀公私小大兩遂而並金其在公者謂非天下之至樂不可也于戲公之心在天不惟震江湖之外固不能忘乎朝廷之上顧豈若獨行一節偶有所暇而姑為彼了者哉夫苟不失其樂而存其所有限則隨厥所宜皆足為國家天下重吾第恐優逸之時未久而愛勞之日尚殷茲所以為公惜者方以為公望也抑以期公之未盡遂于天下者終有時乎盡也公之行金谿徐公實代為尚書

新喻傅公南城張公通遷為左右侍郎登其諸司之屬尤有弗能釋者謂予為公同年知己友且姓名新署之末以贈言屬予、不佞不敏效尹吉甫或過其暉之頌而梓昌黎無疾其暉之什尚能為公誦之以期其未于戲公其有感于予言也哉

送張兵部還南京詩序

予辱張公、實交三十餘年合而離、而合者數矣自和治辛亥至今凡七年公始自南京兵部考績京師晨夕會晤自再決報復言歸予于其行竊有感焉惟我同年舉進士者二百五十人同入翰林為庶吉

文後二

元

士者十八人所謂二百五十人者升沉榮辱莫可得而齊也方今任兩京為列卿不過十三人而吾十八人者不過四人而止可謂維矣然今之所謂列卿不過數十人數十人者而吾得其四焉又多而至于十有三焉亦可不謂之盛耶且予所謂盛者非冠綬與馬之謂也勲績之交輝譽望之相聞官之評物之論必在乎此而不能舍而之彼者萬得一人焉則謂之傑千得一人焉則謂之俊、与傑不可以常得而吾同舉者如彼而所得者如此也此所謂盛也試以考績之制論之分曹而處受職而任稱則最負則殿者

皆然也今公歷副都御史至侍郎閱再命而為一考臺之與部雖乎若不相為謀顧公之為臺也巡山右移陝西其所總者維在刑憲實兵戎之務也以三載之勞旦之以兩月之近所考之職宜不以部而以臺臺与部相合而其績成矣况所謂兵者又其為部官為大夫之所當分治而素習者乎然則明廷之奏聖天子之命其最固有大焉者又非獨以官評物論為也吾十八人者若列戶部時雍傳禮部四川皆嘗考三載之績而近時視吏部聲容未自南曹其所考者皆禮之績於部之于臺也若公之清裁重價文輝

文後二

二

並映稱之天下皆可以無愧其為難且盛文可知也惟予之謫薄疏隨據非其地無績之可書者于公茲行寧不大有所感哉古之君子同學則相勉以德同仁則相期以業然則公之行亦非獨予二三人之私也于是同都憲胡瑛曾工部堯明王大理用牧皆饒而賦之予與公又當同舉于卿也故為之序

送倪吏部考績還南京詩序

今年夏青菴倪先生以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故南京吏部予嘗為詩及文贈之先生尚書崇三載至南京考績上京師既陞引得 旨令復舊職以去其行

也翰林諸先生之同在講幄者及六曹諸公卿太學兩儒師之同出翰林者各賦詩為餞雖累賦疊贈不厭也予自有職業以來餞贈俱廢蓋當夙戒杯酒餞先生于東郭之外而偶掣公務至今耿耿不寐置是日予輒退先往待先生未至感而有詩既乃得諸詩讀之益有感焉兩京之制曹令而秩應荀官與品相埒皆可以積歲而計類績而考先生由北徙南自禮遷吏舍兩月而為三載固宜且先生典秩百神助祭九廟掌朔儀知貢舉敷宣教化個提而諸舉見之乎章績記錄之文今雖以吏名官而其所考者皆禮之

文後二

績也若逮逌繁簡之間殊地異勢是優裕之樂而無事乎刺裁之擾政有餘力而績無所與施此先生之去而末：而去吾輩之所為天下惜者誠非特交時燕笑之私也然吏部之職實百司啟最之所關羣議曲直之所恃以先生之賢為具明表率非徒泥守常法坐縶雅俗亦隱然為留都天下重况

聖天子眷征憐舊學之勲念儲官保傅之職恐墨突不黔而曹裝已趨如予向所云者予及諸君其無以惜為也適以是終未盡之說南曹諸御大夫出自翰林者今利有四人焉讀是詩亦寧不感于予言也

夫

封右諭德靜樂王先生八十壽待序

士之仕者必有爵秩以為身榮或不得仕而有子孫仕則亦封及其身二者蓋不可以兼得有一于此斯可矣然仕必壯而後成及有子而仕：而封則其年六老而或有不休待者故非仕之雖封之為難若既仕而復封：而至再年雖老而未艾者豈不誠難乎哉如靜樂王先生其人也先生居吳之洞度年二十五始知學篤志力行自殊流俗以國子生需次吏部知襄陽先化縣數年棄官歸其鄉時其子濟之已進

文後二

士及第入翰林以編脩貴封先生越二十餘年以諭德貴再封今濟之起拜少詹事並侍讀學士而先生之壽實八十二封錫之寵蓋未艾也方先生疆仕時倦：以愛民守官為事襄陽之地流移所萃豫者欲盡殲之以為功而先化獨留不遣諸縣有疑獄悉移重論而先化獨多所平反用是忤當道寧棄其官而不顧此當時巧宦躁進者之所訕笑及夫蚤歲先萎急行窘步覆轍路互相尋于道路之間而獨從容暇逸饗其樂于生惡可已之地是其敦厚之基仁愛之澤所自為地者不亦既多矣乎夫仕之樂成于休致

知休致之樂者仕維榮不復以累其心若封錫之榮則其所樂者固在也况年齒之高筋力之健足以衆之而不負哉

聖天子方興賢勸孝長仁壽之風以弘熙洽之化而濟之以文行被簡侍 經幄輔 儲宮爵秩之登進錫命之稠疊皆由此進則先生雖不獲聘車于途禮秩于 朝而撰凡之奉燕毛之會師之以倫僚章服之寵豈獨為一家之嚴君一卿之宿望而止哉予嘗遊閭門臨太湖扁舟櫂櫓曾不得與高人耆士如先生者徜徉客與于江風山月之下及與濟之官翰林

文後二

一三

蓋嘗分題賦詩為六十壽令二十年矣而先生封益如壽益高在朝諸卿士賦而壽者日益衆濟之乃以序屬余故不得不辭之

會試錄序

今上御極之十有二年為卯治己未天下士會試于禮部者三千五百人

上命臣東陽臣敏政為考試官先事以請者尚書臣瓚侍郎臣翰臣昇同考試則為撰撰臣春贊善臣宏編修臣冕臣拱臣清臣一鵬臣瓚臣詒臣詠都給事中臣長玉給事中臣士賢郎中臣莊員外郎臣橫主

事臣謹監試則為御史臣茂臣獻民暨諸執事慎簡備集如制祭丑之試臣東陽實典試事嘗盡現天下之文今乃獲再至再觀其所謂文者校諸曩歲有加焉為之目眩心動累日不置擇其純以俟 宸斷得三百人其限于制額而不錄悉取者蓋七多矣乃相與歎曰文之盛一至此哉夫文之在人實關乎行在天下則政治繫之我 國家大造之初氣化保厚歷數十年漸以宣朗又數十年而條制之精明典儀之資飾已極故文之于科舉亦然洪武永樂之製簡而不遺質而成章迄于今日屢出屢變愈趨于盛然議

文後十

一四

經析理細入秋毫而大象或略役意造語爭奇闢博惟陳言之務去而正氣或不充若必如是而後可以為文則其論議識見諸猷為著于事業于 朝廷天下者視前輩何如也故文之極盛六識治體者之所慎也是寧獨士之責哉典教之官惟程課是急司者校者操尺寸以臨之而于大且正者鮮加之意故其為法雖精而頑不終無獎示勢使之然也昔人有言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質敝則佐之以文文敝則復之以質

聖天子方法

祖宗監成憲挈一世之文而驅之以復于舊意嚮所
示蓋自求真才始諸士子錄于有司藉是以進籍尚
以其素所學者躬體而踐之俾官有定守言有確論
功有著業不獨于文之純而止要其成自朝廷達
于天下無所往而弗效則斯文者庶几實用乎世而
非徒盛也且唐虞之代敷奏者言期于底績漢之制
策往見之于行唐宋以科舉取士而韓愈程顥者
出焉其闢邪扶正明聖道開未學之功乃世之所以
為重文之實用固如此國家教試既佚乎經文之
盛又將復而之古若二子者豈無其人臣不佞與有
之憾爾

文後二

十一

章恭毅公年譜序

年譜之作蓋出于族譜家乘碑誌表狀之餘譜乘所
該勢不得以備載傳誌雖為一人作亦舉重大而略
細徵孝子慈孫門生故吏之者有不能盡者于是因
年而譜之則自生平履歷至于言行勲績因不具錄
而允涉交与形著述亦附其下使後之讀者不待速
詢博考而展卷開覽已得其為人死生之書宜莫有

詳焉者矣然必其人德望之隆重功業之顯著惠澤
之深厚足以閭氣運繫風俗存不虛生而沒不為徒
死者乃可言譜不然則繁文傳節惡足以為重而必
用是為哉贈南京禮部尚書章恭毅公之卒也既有
狀有誌有神道之碑哀輓之詩其子玄應為南京給
事中時嘗自為年譜一帙以屬于予清為序比以陝
西參政入朝復由前謫予弗能讓也夫天將昌國
家之運必有忠貞鯁亮之臣出為世用以播其勲業
即不得用上數為謹言正論使天理賴之以存人心
特之以不死名教立而命脈長其進其退固天下所

文後二

一

視以為重而況死生之際哉當景泰時顛危甫定而
邦本遽搖于是有章公者以儀制郎中言復儲事坐
與鍾恭愍公同通下錦衣衛獄構極者訊又与庚恭
愍公莊同賜杖鍾竟死庚亦逮謫而公獨在縲絏幾
死者不數矣天順初時權為礼部侍郎成化中請老
致仕而去方其職在一司秩不過五品聞口據臚論
國家大計維身因言屈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名義
所謂風節以至子

吳祖之光復

憲皇之顯昭神功聖德謬綸炳耀于天地間而公之

身及際其感後雖遠慶南國亦隱生為天下重微公
輩二三人則名義風節皆未可知而天下之事去矣
是豈非天之有意于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而生哉
觀入獄之時有黃霧四塞之警屬領之夕有山頽石
壞之異按天下之人終一籍一籍生而祿盡者固不
得而與也故書生以志其始書卒以志其終其間履
歷論議患難寵榮之故皆備書而不化於書也誠不
可以不作也士之披覽前史見忠臣義士起教興義
必考其世行而求其為人況出 本朝生近歲風聲
義舉之所動耳目之所擊者因是而求之豈不足為

文後二

廉貪之懦之地哉譜之作殆非為一家計也公奏疏
載國史文章著家集故譜但存其名不復錄廢他日
得以立見云公諱倫字大徑溫之樂道人正統己未
進士玄應成化乙未進士以才行世其家少子玄會
今為太僕寺主簿

學士栢詩序

翰林後堂之後有豎栢為學士竹密柯先生所植也
先生當天順甲申奉 詔授諸吉士業東陽辱在十
八人之列後三年為成化丁亥先生實掌院事乃植
栢栢其初僅三尺強耳及先生以少詹事終制于莆

被 召不起而卒越三十年栢已踰二丈鬱然對峙
其風致不減于昔而輪格有加和洽祭丑東陽為太
常少卿並侍講學士踵先生故事乃以此題課諸吉
士于是碩清士廉輩二十人、賦一歌感舊懷賢各
極思致東陽亦懷生感之續為一章以畢未盡之志
欲彙書成帙遺先生之子中書舍人宗文因循荏苒
又六七年二十人者一已物故復多散廢僅得十有
幾篇勒為卷嗚呼人與物之相須也尚矣物因因人
而重人亦藉物以傳經史所載不可億數哉先生以
清才直道簡

文後二

帝蒙負時出而不竟于世不朽之業庶于文章見之
其追難昔賢洛廼未學遺風陳韻亦不寓乎茲栢者
然則後之君子固將因人以重其物睹物以思其人
而況出乎其門者耶東陽不足道也彼十九人者文
學行業幸引而伸之則東陽于先生可以不負于栢
相也無愧色矣始序其詩以俟其未備者他日尚補
錄云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閔公朝瑛壽七十同年
進士之在 朝者若工部左侍郎曾公克明禮部左

侍郎兼翰林學士傅公曰川右侍郎焦公益陽刑部
右侍郎陳公德修大理寺卿王公用敬各賦詩一章
會賀其家謂東陽宜序首簡自余曹限職以未朝著
無私語道涂不並驅惟賀慶之事則有會、未有以
壽舉即有之亦未有軋車彙帙如今日之盛者蓋壽
至七十古人所希不可無會、亦不可以無賦有之
者實自今始將以爲例也昔在

憲宗御極之初吾同舉者二百五十人年之少長地
之遠近固雜並陳也茲其至今三十六七年存者不
過五之一存而仕者不餘十之一仕而在朝者又不

宋後十

宋

過之數人其間階秩之崇卑顯晦職務之繁簡勞逸
又有莫能同者公起而漸出入內外歷歷河洛楚粵
燕薊之墟累南北曹佐領兵刑風憲之職以至今
官可謂甚勞階二品並兩秩率群屬以糾百司將滿
九載甚要且久而其年甚高公之壽固天下所望實
同年之重也古者大夫七十有引年之制亦有贊而
不得謝者公初度前十日上疏懇辭

天子以其端慎老成方切倚任優詔慰留之公之檢
身持法正而不傲明而不刻愈久而不爲變故命
下之日輿論翕然咸以爲宜夫凡紀之崇重朝章之

繁僭法令之詳審民情國計之深且遠新進之士雖
俊才精識未易周知而偏舉必累任之歷試之則其
激揚恭儉興革予奪乃能中理而不失其度朝廷
之所諮議審屬之所視敬士民之所明望皆必賴之
坐非誣養之能持守之宜者則維久而無所于賴是
上誠維其人若夫有之宜且爲天下重而亦可以輕釋
如公是也然則公之壽豈獨吾同年之私賀而止哉
夫惟不爲私賀則今日之會之賦之盛如此者非後
也宜也東陽在同年最少今亦既頌白矣而標榜無
似徒念平生附托交旨之情同升共濟之誼期勉祝

文後二

二

頌之心有不異乎諸公者乃爲辭以先之其詩則以
齒爲次如前所序云弘治己未十二月十七日序

成國太夫人壽七十詩序

弘治庚申三月二十九日實我外姑成國太夫人設
悅之辰太夫人生宣德辛亥至是蓋壽躋七十朝
之元臣鉅卿學士大夫與其子成國朱公輔相還往
者賦詩若干篇以寓頌禱而東陽詎不敢後乃序其
簡端夫所謂世臣大家者維其功德所自樹立必
有內助之賢而後家教成有陰教之善而後家法正
其扶掖店誘之功隱不外見而徽諸夫若子則不可